

欧·亨利中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衣尘 译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8
◇艾基·舍恩斯坦的迷魂药.....	14
◇爱的奉献	20
◇警察与赞美诗.....	28
◇财神与爱神	35
◇出租马车车夫的故事	43
◇还没讲完的故事.....	49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事	56
◇菜单上的春天.....	61
◇带家具的房间.....	68
◇命运之路	76
◇迷人的侧影	101
◇重新做人	110
◇布莱克·比尔的藏匿	119
◇伯爵和婚礼上的客人	133
◇最后一片叶子.....	141
◇仲夏骑士梦	148
◇市政报告	154
◇哈莱姆区的悲剧.....	173
◇神奇的混合物.....	180
◇拉格斯：一个纽约人的造就.....	187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193
◇钟摆.....	199
◇剪亮的灯盏	205
◇阿卡迪亚的过客.....	219

◇化圆为方	226
◇城市的挫败	231
◇吝啬的情人	238
◇黑榭的买主	245
◇生活的陀螺	261
◇多情的五月	268
◇红酋长的赎金.....	276
◇带天窗的房间.....	288
◇地下餐馆和玫瑰花	296
◇女巫的面包	303
◇绿门.....	308
◇哈格雷夫斯的骗局	317

◇麦琪的礼物

一美元八角七分。就这些了，其中六角还尽是些零碎的硬币。这些都是在和杂货商、菜贩和肉店老板讨价还价时一分分地抠下来的，一想到自己这样斤斤计较，用不着别人议论，她自己就臊得满脸绯红了。黛拉已经来回数了三遍了，还是只有一元八角七分。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显然，除了扑倒在那张简陋的小沙发上放声大哭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黛拉就这么做了。这不禁勾起了她关于生活的感叹：人生原本就充满了哭泣、抽噎和微笑，而抽噎则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时光。

趁着女主人逐渐从哭泣转为抽噎的这会儿，让我们来看看这房子。这是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每周八美元的租金。虽然不能说全然无法形容，但这情形的确和贫民窟相差不远了。

楼下门廊里的信箱从没投进过一封信；门铃的按钮也从没有人碰过。那儿还挂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汉姆·扬先生”的字样。

从前屋子的主人每周有三十美元的收入，生活富裕的时候，“迪林汉姆”的字样也跟着风光过。可现在，主人的收入一下子减到了二十美元，“迪林汉姆”的字样也似乎模糊了起来，仿佛它们正在认真地考虑着要缩减成一个谦虚、不张扬的“迪”字。但是每当詹姆斯·迪林汉姆·扬先生回到家里，詹姆斯·迪林汉姆·扬太太——就是已经介绍给大家的黛拉——就会叫他“吉姆”，并热烈地拥抱他。这当然挺不错。

黛拉哭完了，朝脸上扑了点粉。她站在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溜达。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可她只剩一元八角七分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来，她已经尽可能地省下每一分零币，结果却还是只有这些。毕竟每周二十元是远不够用的。开销总是比她预计的多。每次都是这样。只有一元八角七分给吉姆买礼物。哦，她的吉姆，她曾多少次快乐地盘算着给吉姆买件美妙的礼物。一件精美、珍贵、质地上乘的礼物——无论如何，它总要勉强配得上吉姆。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镜子。或许你在租金八元的公寓里见过这样的壁镜。一个纤瘦轻巧的人，通过观察镜子里一连串的竖线条，总能大致了解自己的模样。黛拉身材苗条，完全掌握了这门技术。

突然，她猛地从窗边转过身来，站到镜子跟前。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脸上却在二十秒之内失去了血色。她飞快地解开了头发，让它散落下来。

要知道，詹姆斯·迪林汉姆·扬一家有两件东西是让他们十分自豪的。一件是从吉姆的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金表；另一件就是黛拉的头发。就算示巴女王住在风井对面的公寓里，如果哪天黛拉把她的头发垂在窗外晾干，也准会让女王的珠宝和礼物都黯然失色。就算所罗门王成了看门人，把他的财宝都堆在地下室里，如果吉姆每次路过时都掏出他的金表，也准会让他忌妒得直扯胡子。

现在，黛拉美丽的头发披散着，像一道褐色的小瀑布，水波起伏，闪闪发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下面，就像是给她披上了一件外套。接着，她又有些慌乱地迅速把头发扎了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犹豫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两滴泪水溅在磨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棕色的旧外套，戴上棕色的旧帽子。眼睛里的泪光仍然晶莹透亮，裙角倏地划了一道弧线，她就闪出了门外，下楼来到大街上。

她停住脚步的地方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各类头发用品一应俱全。”黛拉跑上一段楼梯，喘着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位夫人身材高大，皮肤白得过了头，神情冷漠，和“莎弗朗妮”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相称。

“您愿意买我的头发吗？”黛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把你的帽子拿掉，让我瞧瞧。”

褐色的小瀑布起伏着倾泻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抓起头发。

“现在就给我钱。”黛拉说。

哦，接下来的两个钟头就像是长了玫瑰色的翅膀一样轻快。别去管这整脚的比喻。要知道，黛拉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着商店，要给吉姆买件礼物。

她终于找到它了。毫无疑问，它就是专门为吉姆准备的。她几乎把所有的商店都翻了个底朝天，还没有一件能和它相提并论。那是一条白金表链，款式简洁大方，完全靠质地来显现它的价值，而不是靠华而不实的装饰——所有的好东西都该是这样。它甚至配得上吉姆的金表。看到它的第一眼，她就知道它的主人非吉姆莫属。它就像吉姆一样，朴素而有价值——这样形容它和吉姆本人都再合适不过了。她花了二十一元买了下来，剩下八角七分，匆忙地赶回家。有了这条表链，吉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掏出表来看时间了。原来，虽然他的表很贵重，他却只能偶尔偷偷地瞧上一眼，因为他用了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

黛拉回到家里，从刚刚的陶醉当中稍微清醒了过来，恢复了谨慎和理智。她找出卷发钳，点上煤气，开始动手修补爱情和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一向就是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可以说得上是浩大的工程。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就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细小的发卷，看上去活像个逃课的小男孩。她仔细而又挑剔地打量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瞧了好半天。

“就算吉姆第一眼看到我这个样子不会杀了我，他也准会说我像科尼岛歌舞团里的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一元八角七分能干什么呢？”她自言自语。

七点钟的时候，咖啡煮好了，煎锅也搁在炉子上烧热了，准备煎肉排。

吉姆总是会按时回家。黛拉把表链叠起来握在手里，坐在靠近门口的桌角边，等着吉姆回来。不一会儿，她听到了下面的楼梯上传来了他的脚步声，一瞬间，她的脸色有些发白。她总会习惯性地为了最简单的日常琐事默默地祈祷一阵儿，现在她喃喃地说：“祈求上帝，让他觉得我仍然还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随手关上门。他显得很瘦削，神情严肃。可怜的小伙子，才二十二岁——就背上了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大衣，还有一双手套。

吉姆在门口停住了，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像猎狗闻到了鹌鹑的气味一样。他的眼睛紧盯着黛拉，眼睛里的神情让黛拉看不明白，也有些害怕。那不是生气，不是吃惊，不是不满，也不是讨厌，总之，不是黛拉所能预料到的任何一种表情。他只是凝视着她，脸上带着那奇特的神情。

黛拉从桌子边蹭了过来，来到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叫着，“别这样看着我。我卖掉了头发，那是因为不送你件礼物，我简直没法过这个圣诞节。它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放在心上的，是吗？我只能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高高兴兴的。你一定想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精美——多么漂亮的礼物。”

“你把头发给剪了？”吉姆费力地问，仿佛在绞尽脑汁之后他还是没弄明白这摆在眼前的事实。

“剪掉卖了，”黛拉说，“无论怎样，你不还是一样喜欢我的？就算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到处打量。

“你说你的头发没了？”他说着，那神情简直像个傻瓜。

“你不用再找了，”黛拉说，“已经卖了，我告诉你——卖了，没有了。今天可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对我好一些，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能数得清，”她的声音突然变得认真而又甜蜜，“但我对你的爱是永远都数不清的。我去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似乎突然从恍惚的状态中苏醒了过来。他把黛拉拥在怀里。让我们花上十秒钟，仔细地考虑一下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周八美元，或是每年一百万美元——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智者准会给你一个错误的答案。麦琪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但其中却没有这个。对这句含糊不清的话，下文会作说明。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放在桌上。

“别误会我，黛尔，”他说，“我从没想过剪头发或是洗头会让我对你的爱有丝毫的减少。但只要你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刚刚会发愣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撕开了绳子和纸包。紧接着传来了一阵欣喜若狂地呼喊；然后，哎呀！又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哭泣，公寓的主人不得不立刻用尽所有法子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那儿的就是那套发梳——一整套的，用在两鬓的，用在脑后的都有，那原本是摆在百老汇大街的一家橱窗里的，黛拉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那漂亮的发梳是用纯玳瑁做的，边上还镶嵌着珠宝——颜色正好能配上已经失去了的漂亮头发。她知道这套发梳很昂贵，因此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渴望，但从没奢望能拥有它。现在，她终于拥有了，但那用来戴这向往已久的装饰物的头发却没有了。

可她还是把这套发梳紧紧地捧在胸前，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泪眼蒙眬的眼睛，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可快了，吉姆！”

然后，黛拉像一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着：“哦，哦！”

吉姆还没看到他的漂亮礼物。她摊开手掌，热切地伸到他面前。那毫无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也在她欢快热情的情绪的感染下显得熠熠生辉。

“它漂亮吗，吉姆？我找遍了全城才发现它的。现在你每天尽可以把表掏出来看个够了。把你的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上面怎么样。”

吉姆并没这么做，而是倒在沙发椅上，把手枕在脑后，微笑着。

“黛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先收起来吧。它们实在太棒了，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我把金表给卖了，给你买了发梳。现在该把肉排煎上了。”

你们知道的，麦琪是智者——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给出生在马槽里的圣婴带来了礼物。送圣诞礼物的风俗就是由此而来的。既

然他们是智者，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必定是充满智慧的，碰上重复的情况，或许还有交换的特权。在这里，我只是笨拙地讲述了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住在一间公寓里的两个傻孩子，为了彼此，极不明智地牺牲了家里最宝贵的两件东西。但是，我要对今天的聪明人再说上最后一句，在所有送礼物的人当中，他们两个是最有智慧的，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有智慧的。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最有智慧的。他们，就是麦琪。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午夜，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我坐的小桌子刚好躲开了人们的视线，桌旁的两张空椅子以诱人的殷勤张开双臂，召唤着不断拥进来的老主顾们。

不一会儿，一位世界公民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高兴极了，因为我一直坚持认为，自亚当以来就再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们听过他们的大名，也见过不少行李上贴着外国标签，可他们只不过是些旅游游客，而不是世界公民。

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吧——大理石面的桌子，靠墙的一溜带软皮垫的座位，快活的人们，还有那些穿着低胸礼服的女士们，她们高雅地喋喋不休，谈论着品位、经济、财富或是艺术什么的；服务生们格外周到，尤其喜欢有些赏赐，乐曲也背叛了作曲家，聪明地迎合着客人们；还有闹哄哄的说笑声——只要你乐意，盛在高脚杯里的维尔兹堡酒还会弯下腰凑到你的唇边，就像熟透了的樱桃在枝头摇晃着，专等着落入像强盗一样的松鸦的嘴里。一个从莫奇查克来的雕刻家跟我说，这真是地地道道的巴黎生活。

我们的这位世界公民名叫伊·拉什莫尔·科格兰，明年夏天他会待在科尼岛上。他告诉我，他打算在那儿建一个新的“胜地”，专门提供高雅的消遣。接着他的话题就围着纬度圈和经度圈跑开了。这么说吧，他把又大又圆的世界随心所欲地握在手里，仿佛它顶多不过是葡萄柚套餐里的一颗酒浸樱桃核。他轻蔑地说起赤道，在各大洲之间跳来跳去，他嘲笑着气候带，就连公海也用餐巾一扫而过。他手一挥，又扯到了海德拉巴市的某个集市；吹口气的工夫，他又会带你去拉普兰滑雪；唿！这会儿你又跑到基莱卡希基跟夏威夷土著人一道冲浪；一转眼，他又会拖着穿过阿肯色州的橡树沼泽，让你在爱达荷州农

场的碱性平原上晾干一会儿，然后再把你扔进维也纳大公们的上流社会里。不一会儿，他又会说起，他是怎么在芝加哥的一个湖上受了风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头儿埃斯卡米拉又是怎么用楚楚拉草煮的热药汁治好了他。你写信可以写上“宇宙太阳系地球伊·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敬启”，只管放心寄出去，他准能收到。

我敢肯定，我终于找着了自亚当以来的真正的世界公民了。听着他天南地北地闲扯，我还真担心会发现他只不过是个脱不了地方口音的环球旅行家。可他的观点并不偏激；他就像风或是万有引力一样，对每一个城市、国家和大洲都公正无私。

就在伊·拉什莫尔·科格兰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我们这个小小的行星时，我高兴地想起了一位了不起的准世界公民，他为全世界而写作，自己却献身给孟买。在一首诗里，他不得不承认，地球上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着自豪与竞争，“城市哺育了人们，他们四处漂流，却始终离不开养育他们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是粘着母亲”。他还说，每当他们走过“不知名的嘈杂街道”，他们总会惦记着自己的出生地，那是“最忠诚、最可爱、最叫人珍惜的；是她的名字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我高兴不已，因为我发现吉卜林先生居然也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我已经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了，他并非出自于尘土，也从不一味地炫耀自己的家乡或是祖国，即使要吹牛，他也会夸耀一下整个地球，好跟火星和月球上的居民比个高低。

科格兰正在对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乐队突然奏起了一支混合曲。收尾的调子是南方流行的《迪克西》，这叫人振奋的音符一冒出来，每张桌子边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简直要盖过了乐曲声。

这不同寻常的场面每晚都能在纽约市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见识到，实在应该多说上几句。人们边发表着自己对这一现象的高见，边消耗

了成吨的啤酒。有人轻率地猜测，城里的南方人一到黄昏，就都急匆匆地赶去咖啡馆。北方城市里出现这样带着点“反叛”意味的鼓掌喝彩，实在叫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但这并不是完全没法说明的。同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的大丰收，新奥尔良的赛马场上几个爆冷门的优胜者，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州组成北卡罗来纳社团的居民们举办的盛宴，所有这一切都让南方人在曼哈顿“备受青睐”。给你修指甲的姑娘会甜蜜地嘀咕起你左手的食指叫她想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哦，当然，许多女士们现在也得工作了——战争年代嘛，你知道的。

《迪克西》曲子还在演奏着，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不知道从哪儿突然蹿了出来，像莫兹比游击队队员一样大嚷一声，疯狂地挥舞着他的软檐帽。他跌跌撞撞地穿过烟雾，在我们桌旁的那张空椅子上猛地坐下来，掏出烟卷。

到了晚上，人们就卸下了彼此戒备的武装。我们中有人叫了三杯维尔兹堡酒，黑头发小伙子发现也有他一份，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为了要验证一下我一直坚持的想法，我迫不及待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能告诉我，”我问道，“你是不是从——”

砰的一声，伊·拉什莫尔·科格兰一拳砸到桌上，我一下子惊得呆住了。

“很抱歉，”他说，“但是我一直非常不喜欢听到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全凭地址来判断一个人公平吗？你瞧，我见识过讨厌威士忌酒的肯塔基人，压根不是波卡洪塔斯波卡洪塔斯：波瓦坦人部落的公主，她与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交好，而且据说曾搭救过约翰·史密斯上尉，使其未被她的族人处死。后裔的

弗吉尼亚人，还有没写过一本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也碰到过不穿接缝上钉满了银元的丝绒裤子的墨西哥人，还有滑稽的英国人，大把大把花钱的北方人，冷漠无情的南方人，心胸狭窄的西部人；最忙碌的就数纽约人，他们简直忙得都抽不出一个钟头停下来歇会儿，瞧瞧街上杂货店的独臂伙计是怎么把蔓越桔打包进纸袋的。一个人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干吗要硬给他贴上这儿那儿的标签，给他找麻烦呢。”

“请原谅，”我接着说，“可我的好奇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了解南方，乐队奏响《迪克西》曲子的时候，我还喜欢四处瞧瞧。我敢说那些拼命鼓掌，看上去满怀忠诚的家伙要不就是新泽西州的塞考克斯人，要不就是从纽约市默里希尔书院和哈莱姆河之间的地方来的。我正打算请教一下这位先生，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你就打断了我，发表了你的——高见，这我得承认。”

黑头发的小伙子终于开口说话了，很显然，他的脑子也是在围着自己的习惯思维打转。

“我要做一棵长春花，”他说着叫人不可思议的话，“长在山顶上，还要唱吐啦啰——啦啰。”

这话真叫人捉摸不透，于是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都围着整个世界兜了十二圈了，”他说，“我认识尤帕纳维克的一个爱斯基摩人，叫人去辛辛那提给他买领带；我还见过一个乌拉圭的牧羊人，在‘贝特克里克’早餐食品猜谜比赛中得了奖。我在埃及开罗包了房间，在日本横滨也租了一间，都付了全年的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馆里也给我预备好了拖鞋，到了里约热内卢或是西雅图，也用不着我去教他们怎么给我煮鸡蛋。这世界真是太小了。管你是从北方来还是从南方来，是在山谷里有座庄园，还是住在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得大道上，是来自派克峰，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还是

胡里根公寓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吹嘘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我们不再犯傻，只是因为凑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是十英亩沼泽地里就吹个没完，这世界该有多美好啊。”

“你真是个十足的世界公民，”我赞赏地说，“可你似乎也谴责了爱国主义。”

“那还是石器时代就遗留下来的，”科格兰热烈地宣称，“我们都是兄弟——华人，英国人，非洲祖鲁人，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人，还有住在考河湾的人们。总有一天，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郡、地区或是国家而有的那些盲目的骄傲都会一笔抹消，我们都应该成为，也一定会成为世界公民。”

“但是当你在异国他乡游逛的时候，”我坚持说，“难道你的思想不会回到某个地方——某个珍贵而且——”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科格兰粗鲁地打断了我。“那个带陆地的、球状的、绕着轨道运行的、两头稍稍扁平些的大块家伙，也就是叫地球的，才是我真正的家。在国外我也碰到过不少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始终摆脱不了故乡情结。我见过一个芝加哥人月夜里坐在威尼斯的刚朵拉上，嘴里却对他们自己的排水渠赞不绝口。我也见过一个南方人，在被引见给英格兰国王时，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就向国王吹嘘他母亲的姑姑和查尔斯顿的帕金斯家族联过姻。我还认识一个被阿富汗强盗绑架了的纽约人，等他的人送了赎金过去，他才跟中间人一道回到喀布尔。‘阿富汗人哪？’当地人通过一名翻译对他说，‘唔，还不算太笨吧，你说呢？’‘哦，我也说不准。’他说，紧接着就对当地人讲起第六大道和百老汇街的出租车司机的故事来。这些想法实在叫我高兴不起来。除了这直径长八百英里的地球，哪儿也没法束缚我。只要记得我是地球公民伊·拉什莫尔·科格兰就行了。”

我们的这位世界公民有些夸张地道了个别，起身走开了，他似乎是在烟雾和闲聊声中看到了一个熟人。于是只剩下那位打算做长春花的家伙和我做伴，他完全沉醉到维尔兹堡酒里了，再也没有气力抒发他的雄心——高立在山顶唱出优美的曲调。

坐在那儿，我思索着关于我们这位世界公民的事，真叫人纳闷，诗人们怎么会错过了他。是我发现了他，当然我对他也深信不疑。是怎么说的来着？“城市哺育了人们，他们四处漂流，却始终离不开养育他们的城市，就像孩子总是粘着母亲。”

伊·拉什莫尔·科格兰可不是这样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我的冥思苦想突然给一阵喧闹声打断了，咖啡馆的另一头有人打起来了。越过客人们的头顶，我看见伊·拉什莫尔·科格兰和一个生面孔的人正在激烈地搏斗着。他们像巨人泰坦一样在桌子间扭打，玻璃杯摔碎了，客人们刚抓起帽子，打算起身躲开就给撞倒了。一个黑头发的女人尖叫起来，另一个金发女人则哼起嘲笑的曲子。

服务生们朝两个斗士逼过去，用上了著名的楔形飞行编队的阵势，把他们推挤了出去。两位斗士顽强地反抗着，我们的世界公民还在拼命维护着地球的骄傲和名誉。

我叫来了其中的一个法国服务生麦卡锡，问他是怎么回事。

“那个系红领带的家伙，”（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公民），他说，“听见另一个家伙说起他家乡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太差劲，一下就火了。”

“什么？”我给弄糊涂了，“他不是四海为家——是世界公民嘛。他——”

“听他说他是从缅因州的马塔沃姆基格来的。”麦卡锡接着说，“他决不能容忍有人找那儿的岔子。”

◇艾基·舍恩斯坦的迷魂药

蓝光药店就在闹市区，鲍尔芮街和第一大道之间挨得最近的地方。它一直认为药房里就不该卖些小古玩、香水和冰淇淋苏打之类的东西，如果你来买止痛药，它绝不会给你一个糖果。

蓝光可瞧不起现代药房里图省事的办法。它全靠自己来浸软鸦片，滤制出自己的鸦片酊和止痛剂。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在开药方的高柜台后面自制药丸——先在做药丸的瓷板上搓药丸，再用抹药刀切开，接着用拇指和食指卷起来，撒上氧化镁，最后装进纸板做的小圆药盒里。药店所在的街角，常有成群的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欢快地打闹，而药店里的止咳药和镇痛糖浆简直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艾基·舍恩斯坦在蓝光药店上夜班，和顾客们相处得很融洽。由于这是在纽约东部的贫民区，药店里的药是没有经过糖渍的。在这一带，理所当然的，药剂师也成了顾问，成了听人忏悔的神父，能帮人出主意，是能干而且乐善好施的传教士和良师，他的学问受人尊敬，他玄妙的智慧叫人崇拜，他配置的药品也往往尝都还没尝一下就源源不断地涌进了贫民区。因此，在蓝光药店附近一带，艾基架着眼镜的角形鼻子，几乎被知识压弯了的瘦削的身材简直远近闻名，他给人的建议和忠告也广受欢迎。

艾基住在两个街区以外的瑞德尔太太的公寓里，早餐也在那儿吃。瑞德尔太太有个女儿叫罗西。直说了吧——你肯定猜出来了——艾基喜欢上了罗西。他的脑子里满是她的影子；她简直是所有纯净的化学药剂放在一起提炼出来的精华——连药典上也没有什么能和她相提并论。偏偏不巧的是，艾基生性怯懦，他的种种希望在退缩和忧虑的溶剂里始终溶化不开，成不了现实。在药店的柜台后面，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对专业知识很在行，也知道自己的价值；可一出了柜台，